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墨子閒詁

(一)

孫詒讓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BW7355/1001

尙賢中第九

子墨子言曰。今王公大人之君人民。主社稷。治國家。欲修保而勿失。故不察尙賢爲政之本也。本云。故一

云。胡是也。下同。論議案下文兩見。一作胡。一作故。處云。當云尙賢之爲政本。王云。處說非也。下文曰。胡不察尙賢爲政之本也。且以尙賢爲政之本者。亦豈獨子墨子之言哉。與此文同一例。則不得倒之字於爲政上矣。故與胡同。故下文又曰。故不察尙賢爲政之本也。曰。自貴且智者爲政乎。愚且賤者則治。自愚賤者爲政乎。貴且智者則亂。愚下。依上文。是以知尙賢之爲政本也。故古者聖王。甚尊尙賢。而任使能。不黨父兄。不偏貴富。不嬖顏色。賢者舉而上之。富而貴之。以爲官長。不肖者抑而廢之。貧而賤之。以爲徒役。是以民皆勸其賞。畏其罰。相率而爲賢者。以賢者衆。而不肖者寡。命云。相率而爲賢。絕屬下讀。惟其相率而爲賢。是以賢者衆。而不肖者寡也。兩句皆用是字。古人行文。不避重復。今誤作相率而爲賢者。則是民之相率爲賢。以賢者衆。而不肖者寡之故。於義不可通矣。此謂進賢。事賢。一本作爲。詰讀案進賢。依上文當作尙賢。然後聖人聽其言。迹其行。察其所能。而慎予官。而謂事能。事與使同。詳上篇。上文作使能。故可使

治國者使治國。可使長官者使長官。可使治邑者使治邑。凡所使治國家官府邑里。此皆國之賢者也。賢者之治國也。華云。國下。一本有家字。治

談案。道藏本。國下有者字。蚤朝晏退。畢云。蚤。聽獄治政。是以國家治而刑法正。賢者之長官也。夜寢夙興。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官府。是以官府實而財不散。賢者之治邑也。蚤出暮入。耕稼樹藝。聚菽粟。是以菽粟多而民足乎食。故國家治則刑法正。官府實則萬民富。上有以絮爲酒醴。黍盛以祭祀天鬼。外有以爲皮幣。與四鄰諸侯交接。內有以食飢息勞。飢。舊本作饑。今依道藏本正。

將養其萬民。俞云。將當作持。持養乃古

人恒言詳見七患篇此作將養形似而誤天志中篇正作內有以食飢怠勞持養其萬民可據以訂正非命上篇將養老弱亦持養之誤外有以懷天下之賢人三字涉上文外有以爲皮幣而衍下文內者萬民親之是故上者天鬼富之外者諸侯與之內者萬民親之賢人歸之是養民與懷賢皆內事非外事也

之以此謀事則得舉事則成人守則固出誅則彊故唯昔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正長也義此亦其法已既曰若法未知所以行之術則事猶若未成畢云若猶順王云曰者有此法而無術以行之則事猶然未成也畢以若法爲順法失之若與此同義猶若即猶然俞云王非也曰字乃云字之誤云者有也說見辭過篇既云若法即既有此法淺人不達云字之義都是云曰之云疑本奪皆用曰字此不當用云是以必爲置三本何謂三本曰爵位不高則民不敬也蓄祿不厚則民不信也政令不斷則民不畏也故古聖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夫豈爲其臣賜哉欲其事之成也詩曰告女憂劄誨女子爵舊本爵誤鬱處以意改爲序爵畢從之王云鬱爲爵之譌予則非譌字也上文從此引誨女子爵正與上下文予字同義則不得改予爲序矣毛詩作告爾憂恤誨爾序謂誰能執熱遊不以濯今墨子兩爾字皆作女序作予誰作執熱遊作鮮以作用是墨子所見詩固有異文也案王說是也王應麟詩攷引亦作序爵處蓋兼據彼文然王攷多以意改未必宋本予與作序也今不據改毛詩大雅桑柔篇所以救熱也禮亦所以救亂也鄭箋云恤亦憂也遊猶去也我語女以憂天下之憂教女以大序賢能之爵其爲之當如手持執能執熱鮮不用濯詩攷引執作誰蓋亦王氏所改蘇云案則此語熱物之用濯謂治國之道當用賢者執能執熱鮮不用濯詩大雅桑柔篇執作誰鮮作遊用作以則此語古者國君諸侯之不可以不執善承嗣輔佐也王云善謂善待此承嗣輔佐之人即上文所云高子之爵上下文執熱而衍案王說非也執猶親密也曲禮云執友稱其仁也鄭注云執友志同者呂氏春秋遇合篇云故嬖母執乎黃帝列女傳辯通篇齊鍾離春傳云衞嫁不售流奔莫執執並與親義相近此執善亦善也譬之猶執熱之有濯也將休其手焉云休息也古者聖王唯毋得賢人而使之校改毋畢本改毋云

母讀如貫習之實王云畢改非也母語詞耳本無意義唯母得賢人而使之者唯得賢人而使之者
母爲貫習之實則文不成義矣下篇曰今唯母以尚賢爲政其國家百姓使國之爲善者勸爲暴者沮
曰然昔者所以貴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者何故以爲政乎國家爲民正長曰人可賞吾將賞之若善者
動也爲暴者所以貴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者何故以爲政乎國家爲民正長曰人可賞吾將賞之若善者
義上之所罰則衆之所譽下篇曰故唯母以爲政乎國家爲民正長曰人可賞吾將賞之若善者
通聞千里之外哉非攻中篇曰今師徒母與妻王爲國耳明目正長能一視而通將罰之若善者
耕稼樹藝秋則應民穗斂今唯母廢一時則百姓飢寒凍餒而死者不可勝數節用上篇曰且大春則聽
與師以及伐鄰國久者數月男女久不相見此所以寡人之道也故節用下篇曰今雖母法執而厚
弊久喪者言以爲國事乎國家又曰今唯母廢一時則百姓飢寒凍餒而死者不可勝數節用上篇曰且大春則聽
雖無造之天下則刑政治萬民又曰今唯母廢一時則百姓飢寒凍餒而死者不可勝數節用上篇曰且大春則聽
爲樂治民衣食之財以拊樂如此多也又曰今唯母廢一時則百姓飢寒凍餒而死者不可勝數節用上篇曰且大春則聽
聽獄治民衣食之財以拊樂如此多也又曰今唯母廢一時則百姓飢寒凍餒而死者不可勝數節用上篇曰且大春則聽
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倉庫今唯母廢一時則百姓飢寒凍餒而死者不可勝數節用上篇曰且大春則聽
聖今唯母廢一時則百姓飢寒凍餒而死者不可勝數節用上篇曰且大春則聽
或母或作無皆是語詞非有實義也孟康注漢書貨殖傳曰無發堅助也管子立政九敗解篇曰人君
唯母或作無皆是語詞非有實義也孟康注漢書貨殖傳曰無發堅助也管子立政九敗解篇曰人君
無好全生則羣臣皆無好金玉貨財必欲得其好則必易之以大官靜隱伏窮穴就山非世間上輕爵
縣而賤有司人君唯無好金玉貨財必欲得其好則必易之以大官靜隱伏窮穴就山非世間上輕爵
唯周則羣臣皆無好金玉貨財必欲得其好則必易之以大官靜隱伏窮穴就山非世間上輕爵
唯無聽諂諛飾過之言則敗以上諸條其字或作母或作無並與墨子同義案王說是也洪說同蘇疑人君
爲務字之假借非一般爵以貴之畢云般讀如裂地以封之終身不厭賢人唯母得明君而事之竭四肢之力以任
君之事終身不倦若有美善則歸之上是以美善在上而所怨謗在下寧樂在君畢云當爲寧憂感在臣
故古者聖王之爲政若此今王公大人亦欲效人以尚賢使能爲政教人之爲政也高子之爵而祿不從也

夫高爵而無祿，民不信也。曰：此非中實愛我也。假藉而用我也。

漢書薛宣朱博傳贊：假借用權。宋祁校云：借藉說文序有假借字，从人，俗寫亂之。

子篇云：使其臣如藉，畢云：古無借字，只用藉說文序有假借字，从人，俗寫亂之。夫假藉之民，將豈能親其上哉？故先王言曰：貪於政者，

畢云：食舊作貪，一本

此不能分人以事，厚於貨者，不能分人以祿，事則不與，祿則不分。請問天下之賢人，將何自至乎王公大

人之側哉？若苟賢者不至乎王公大人之側，則此不肖者在左右也，不肖者在左右，則其所譽不當賢，而

所罰不當暴。王公大人尊此，以爲政乎國家，則賞亦必不當賢，而罰亦必不當暴。若苟賞不當賢，而罰不

當暴，則是爲賢者不勸，而爲暴者不沮矣。是以入則不慈孝父母，

國語齊語云：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王引之云：賈子道術篇云：親愛利

子謂之慈，子愛利親謂之孝。孝與慈不同，而可取愛利之義。出則不長弟鄉里，居處無節，出入無度，

義節度故孝於父母，亦可謂之孝。慈莊子漁父篇曰：事親則慈孝。

非命上篇云：坐處男女無別，使治官府則盜竊，守城則倍畔，君有難則不死，出亡則不從，使斷獄則不中

分財，則不均，與謀事不得，舉事不成，入守不固，出誅不彊，故雖昔者三代暴王，

上文云：故雖昔者三代暴王，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王引之

云：雖卽唯也。古字通。桀紂幽厲之所以失措其國家，傾覆其社稷者，

王云：指字義不可通，當是損字之誤。大戴記曾子立事篇曰：諸侯曰

爲損，思其四封之內，戰戰恐恐，惟失損之損，讀已此故也。通一本作以非，何則？皆以明小物，而不明大物也。

周禮大司徒鄭注云：物猶事也。今王公大人有一衣裳不能制也，必藉良工；有一牛羊不能殺也，必藉良宰。

呂氏春秋不荀云：物猶事也。今王公大人有一衣裳不能制也，必藉良工；有一牛羊不能殺也，必藉良宰。

呂氏春秋不荀云：物猶事也。今王公大人有一衣裳不能制也，必藉良工；有一牛羊不能殺也，必藉良宰。

高注云：宰，故當若之二物者，王公大人未知以尚賢使能爲政也。

王云：未知當作未嘗不知，義見上。下文謂諸宰，故當若之二物者，王公大人未知以尚賢使能爲政也。

蘇云：未知當作未嘗不知，義見上。下文謂諸宰，故當若之二物者，王公大人未知以尚賢使能爲政也。

蘇云：使能上當脫尚賢二字。

親戚則使之無故富貴，面目佼好，

則使之詩陳鳳月出篇倭人微兮釋文云倭字又作姣好也畢云倭姣字假音說文云姣好也玉篇云姣音發妖媚也俞云無故富貴義不可逆無乃衍字故富貴訓本來富貴者也不問其賢否而惟故富貴者是使則非尙賢之謂矣上文曰故古者聖王甚尊尙賢而任使能不驕父兄不偏富貴不驕顏色此云親戚則使之是黨父兄矣故富貴面目倭好則使之是偏富貴而驕顏色矣後人不達故富貴之義而妄加無字殊失其旨下篇同案無故富貴中下兩篇屢見軍書治要引同無似非衍文俞說未摘竊疑故當爲政卽功之借字下篇云其所賞者已無故矣故亦政之譌可以互證夫無故富貴面目倭好則使之豈必智且有慧哉說文心部云慧儼也王云智且慧與前貴且智愚且賤文同一例慧上不當有有字蓋後人所加若使之治國家則此使不智慧者治國家也國家之亂既可得而知已且夫王公大人有所愛其色而使據下文下察其知而與其愛是故不能治百人者使處乎千人之官不能治千人者使處乎萬人之官此其故何也曰處若官者爵高而祿厚故愛其色而使之焉處若舊本倒王云若與故義不相屬若處官者當爲處若所愛也下文曰雖日夜相接以治者夫不能治千人者使處乎萬人之官則此官什倍也夫治之法將日官是其體若與此同義說見上文夫不能治千人者使處乎萬人之官則此官什倍也夫治之法將日至者也日以治之日不什倍也小爾雅廣言云脩長也什脩謂十倍其長知以治之知不什益而予官什倍則此治一而棄其九矣雖日夜相接以治若官官猶若不治此其故何也則王公大人不明乎以尙賢使能爲政也故以尙賢使能爲政而治者夫若言之謂也王云夫亦此也詒讓案此夫對吾爲文疑當訓彼漢書賈誼傳顏注云夫猶彼人耳以下賢爲政而亂者下賢下使能之謂若吾言之謂也當作吾若言今王公大人中實將欲治其國家欲修保而勿失胡不察尙賢爲而令挽之若吾言之謂也當作吾若言今王公大人中實將欲治其國家欲修保而勿失胡不察尙賢爲政之本也且以尙賢爲政之本者亦豈獨子墨子之言哉此聖王之道先王之書距年之言也畢云距年下篇作豎年猶云遠年傳曰求聖君哲人以裨輔而身國語晉語云裨輔先君畢注云裨補也此下篇云唯夫聖武案畢說未塙傳曰求聖君哲人以裨輔而身知人以屏輔爾身文義較詳備此約述之裨輔不當有聖君

君蓋亦武之譏蘇云伊訓云數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與此略同湯誓曰奇敍云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陶
詒讓案伊訓僞孔傳云布求賢智使師輔於爾嗣王言仁及後世湯誓曰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
今湯誓無此文僞古事求元聖與之戮力同心湯詰僞孔傳云事遂也大聖陳力謂伊尹孔疏云戰以治
文據此爲湯詰譌則此言聖之不失以尙賢使能爲政也聖下宮故古者聖王唯能審以尙賢使能
天下無同心以下六字則此言聖之不失以尙賢使能爲政也聖下宮故古者聖王唯能審以尙賢使能
爲政無異物雜焉天下皆得其利道藏本作列案上篇云列德而尙賢又云以德就列則此及皆得其利
故今不改古者耕歷山史記五帝本紀同畢否皆得其等列無僭越也此義亦得通則不及作得其利
按改今古者耕歷山史記五帝本紀同畢否皆得其等列無僭越也此義亦得通則不及作得其利
南子云歷山在涉陰成陽也一口濟南歷城山也水經注又云周處風土記曰記云耕於歷山而始寧
二縣界上舜所耕田於山下多柞樹吳越之間名柞爲櫟故曰歷山與鄭說異括地志云蒲州河東縣歷
山南有舜井又云越州餘姚縣有歷山舜井皆云舜所耕處未詳也案說各不同又陶河頰呂氏春秋慎人
有姚墟云生舜處也及嬌州歷山舜井皆云舜所耕處未詳也案說各不同又陶河頰呂氏春秋慎人
云陶作瓦器史記五帝本紀源亦作濮畢云括地志云陶城在蒲州河東縣北二十里卽舜所都也南
丘亭是也正義曰按五帝本紀源亦作濮畢云括地志云陶城在蒲州河東縣北二十里卽舜所都也南
歷山不遠或耕或陶說爲強也可治讓案水經濟水注云陶丘歷山子以爲釜丘也今檢斯全書無釜丘之文
澤則亦以山西水濟說爲強也可治讓案水經濟水注云陶丘歷山子以爲釜丘也今檢斯全書無釜丘之文
疑古本此文或漁雷澤史記五帝本紀同畢云太平御覽玉海引作漁澤地理志河東郡有澤應劭曰
作陶釜丘矣或漁雷澤史記五帝本紀同畢云太平御覽玉海引作漁澤地理志河東郡有澤應劭曰
濟陰案今山西水濟縣南四十里雷首山下有澤亦云舜所漁也王云雷澤本作澤澤此後人習聞舜漁
雷澤之事而以其所知改其所不知也漢書地理志河東郡澤縣應劭曰有澤澤在西北穆天子傳天
子四休于澤澤郭璞曰今平陽澤縣是也澤有澤水經沁水注曰澤澤水出澤澤城四白澗渠東逕
澤澤壘子曰舜漁澤澤又東逕澤澤縣故城南蓋以澤氏縣也初學記州郡部正文出澤澤澤二字注曰
子平澤漁于澤澤道下太平御覽今本初學記作澤澤與注不合明是後人所改又元和郡縣志河東道下
太平澤字記澤澤道下太平御覽今本初學記作澤澤與注不合明是後人所改又元和郡縣志河東道下
澤澤者不同澤澤在今澤州府城縣西堯得之服澤之陽上篇詳舉以爲天子與接天下之政治天下
應曉山下下篇漁於澤澤亦後人所改

之民。伊摯有莘氏女之私臣。詩商頌長發孔疏引鄭康成書注云伊尹名摯湯以為阿衡以尹天下故曰
以滋味說湯案隱云孫子兵書伊尹名摯孔安國亦曰伊摯然解者以阿衡為官名非名也案孫子用
篇云殷之興也伊摯在夏即小司馬所本也伊摯亦見楚辭離騷天問二篇畢云華漢書作藥玉篇藥
二同色藥切有藥國說文云呂不韋曰有伊氏以伊尹併女案呂氏春秋本味云有伊氏女子採桑得嬰
兒於空桑之中獻之其君其君令伊尹養之長而賢湯聞伊尹使人請之有伊氏有伊氏不可伊尹亦欲
歸湯於是請取婦為婦有伊氏喜以伊尹為媵送女高誘曰伊尹使人請之有伊氏有伊氏不可伊尹亦欲
古莘國在汴州陳留縣東五里故莘城是也陳留風俗傳云陳留外黃有莘亭本宋地莘氏邑也或云
在陝西為庖人庚桑楚篇云伊尹以胞人龍湯呂氏春秋本味篇作伊尹胞伊尹庖也莊子湯得之舉
以爲己相與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傳說被褐帶索庸築乎傅巖傳云傅巖在虞舜之野史記索隱引作傅
在河東太陽縣又夏靖昔云荷氏六十里河西岸樊阪下便得隱穴是說所潛身處也案今在山西平陸
縣東二十五里詒讓案賈誼傳案隱引秘作衣乎作於義並通得隱穴是說所潛身處也案今在山西平陸諸傳孔疏引馬融云高宗始命爲傅氏又鄭康成云得諸傅巖高宗因以傅命說爲氏說文是部引書
敘釋之云傅巖穴也偽古文說命云說築傅巖之野傅氏之巖在虞舜之野史記索隱引作傅巖
水填道常使晉郄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晉郄氏之野傅氏之巖在虞舜之野史記索隱引作傅巖
離之衣裳而來且曰我徒也姓傅名說可以夢示百官百官皆非也乃使百工寫其形象求諸天下
見染者晉郄表得帶索執役於虞城之間傅巖之野名說以其得之傅巖之野史記索隱引作傅巖
沙澗水出虞山東南逕傅巖隱室前俗謂之聖人窟史記殷本紀傅巖作傅陰音近水通云武丁
得之舉以爲三公國語楚語云武丁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得傅巖以來升以爲公章注云與接天下
之政治天下之民此何故始賤卒而貴始貧卒而富則王公大人明乎以尙賢使能爲政是以民無飢而
不得食寒而不得衣勞而不得息亂而不得治者故古聖王以審以尙賢使能爲政而取法於天雖天亦
不辯貧富貴賤遠邇親疏賢者舉而尙之不肖者抑而廢之然則富貴爲賢以得其賢者誰也曰若昔者

劉達祿 三后成功維假於民。畢云：假一本作殷。孔書亦作殷。王鳴盛云：疑鍊變相似而誤。詒讓案：爲孔傳說同。云：本或作假。爾雅釋詁云：假，大也。禮記郊特牲云：假，長也。說文古部云：假，大遠也。蓋與假通。士冠禮釋文云：假，本或作假。爾雅釋詁云：假，大也。禮記郊特牲云：假，長也。說文古部云：假，大遠也。蓋與假通。士冠禮功施於民者，大且遠。下文所謂萬民被其利也。王應麟漢書藝文志攷證引墨子亦作假。則宋本固如是。今本或作殷，乃據孔書改，非其舊也。則此言三聖人者，謹其言，慎其行，精其思慮，索天下之隱事，遺利，以上事天，則天鄉其德。畢云：下篇云：帝享女明德。畢讀爲享。明下施之萬民，萬民被其利，終身無已。故先王之言曰：此道也。大用之天下，則不窳。下不窳，今據正。管子宙合篇其處大也不窳。今本亦誤究與此正同。說詳尙同中篇。小用之則不困。修用之，則萬民被其利，終身無已。周頌道之曰：聖人之德，若天之高，若地之普，其有昭於天下也。若地之固，若山之承。承，次丞通。說文取部云：丞，翊也。从卩从収从山。不坼不崩。若日之光，若月之明。與天地同常。常猶言保守也。詩魯頌閟宮篇：魯邦是常。鄭箋云：常，守也。俞云：此文疑有錯謄。當云：聖人之德，昭首二句無韵矣。又增其有也三虛字，則非頌體矣。既云若地之普，又云若地之固，重覆無義。故知其錯謄也。則此言聖人之德，章明博大，埴固以修久也。淮南子泰族訓云：勇者可令地固。畢云：地固，堅牢之意。故聖人之德，蓋總乎天地者也。今王公大人欲王天下，正諸侯。正，長也。詳夫無德義，將何以哉。其說將必挾震威彊。今王公大人將焉取挾震威彊哉。傾者民之死也。此蒙上將焉取挾震威彊爲問辭。傾者，者當爲諸之省也。古與邪通。漢死亦言驅民使必死以相傾也。民生爲甚欲死爲甚憎，所欲不得而所憎屢至。畢云：履，即履字。言文史記或自古及今，未有嘗能有以此王天下正諸侯者也。蘇云：上有衍字。今大人欲王天下正諸侯，將欲使意得乎天下名成乎後世。

故不察尚賢爲政之本也。政上。舊本說爲字。王據上文補。故亦與胡同。畢云。當云不可不察。非此聖人之厚行也。

尚賢下第十

子墨子言曰。天下之王公大人。皆欲其國家之富也。人民之衆也。刑法之治也。然而不識以尚賢爲政其國家百姓。王公大人。本失尚賢爲政之本也。若苟王公大人。本失尚賢爲政之本也。則不能毋舉物示之乎。今若有一諸侯於此。爲政其國家也。曰。凡我國能射御之士。我將賞貴之。不能射御之士。我將罪賤之。問於若國之士。孰喜孰懼。我以為必能射御之士喜。不能射御之士懼。我賞因而誘之矣。賞當爲賞。誘。試爲賞。詳尚同下篇。曰。凡我國之忠信之士。我將賞貴之。不忠信之士。我將罪賤之。問於若國之士。孰喜孰懼。我以為必忠信之士喜。不忠信之士懼。今惟毋以尚賢爲政其國家百姓。畢本毋改。改。云毋同。慣。中篇。說詳。使國爲善者勸。爲暴者沮。大以爲政於天下。畢云。大。一作夫。使天下之爲善者勸。爲暴者沮。然昔吾所以貴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者。何故以哉。以其唯毋臨衆發政而治民。使天下之爲善者可而勸也。畢云。高。南子云。而能也。古通。陳壽謹說同。王云。可而猶可以也。下文曰。上可而利天。中可而利鬼。下可而利民。與此文同一例。家王說是也。尚同下篇云。尚用之天子。可以治天下矣。中用之諸侯。可而治其國矣。下用之家君。可而治其家矣。上句作。爲暴者可而沮也。然則此尚賢者也。與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同矣。而今天下之士君子。居處言語皆尚賢。逮至其臨衆發政而治民。莫知尚賢而使能。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明於小而不明於大也。上於字。舊本挽。今據畢。書治要增與下文合。治要。作也。今王公大人。有一牛羊之財。畢云。同材。不能殺。

必索良宰有一衣裳之財不能制必索良工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雖有骨肉之親無故富貴無疑當爲母下同詳

中面目美好者實知其不能也不使之也是何故恐其敗財也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則不失尚賢而使

能王公大人有一罷馬不能治罷治要作疲下同案罷疲字同國語齊語云天下諸侯罷馬以爲幣必索

良醫有一危弓不能張考工記弓人云豐肉而縵寬緩以茶必索良工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雖有骨肉

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實知其不能也實治要必不使是何故恐其敗財也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

則不失尚賢而使能逮至其國家則不然逮至建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則舉之

則王公大人之親其國家也親疑也不若親其一危弓罷馬衣裳牛羊之財與下句其字我以此知天下

之士君子皆明於小而不明於大也案道藏本季本兼有此譬猶瘡者而使爲行人說文行部云瘡不能言也聾者

而使爲樂師是故古之聖王之治天下也其所富其所貴未必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

者也是故昔者舜耕於歷山陶於河澗漁於雷澤當作濞澤灰於常陽畢云疑卽恆山之陽洪云灰當是

謂五帝本紀就時於夏夏索隱就時猶逐時若言乘時射利也義亦與販相近堯得之服澤之陽立爲天

子使接天下之政而治天下之民昔伊尹爲莘氏女師僕畢云僕僕也女師兄詩云言告師氏王云僕卽

說文僕途也呂不韋曰有僕氏曰伊尹僕女僕莘同今本呂氏春秋本味篇僕作僕經傳皆作僕而僕字

罕見唯墨子書有之而字形與僕相似因譌而爲僕淮南時則篇其曲樣當僕今本林作僕誤與此同俞

云師當爲私聲之誤僕猶臣也禮記禮運篇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是使爲庖人湯得而舉之立爲三

臣僕一也私僕猶曰私臣中篇曰伊摯有莘氏女之私臣案王觀近是

公使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昔者傳說居北海之洲傳云書正義云戶子云傳嚴在北海之洲孔傳云河北海絕遠墨子戶子說圓土之上畢云史記殷本紀云說焉齊離樂於傳嚴孔傳云說賢而隱代齊蓋與漢晉以後地理家異圓土之說圓土之說畢云史記殷本紀云說焉齊離樂於傳嚴孔傳云說賢而隱代齊說殷之齊離也周禮大司徒鄭注云圓土謂獄也獄城又謂之圓土官樂土表牆其形圓也月令孔疏以仁心求其情古之治獄者閔於出之釋名釋宮室獄又謂之圓土官樂土表牆其形圓也月令孔疏引鄭記崇結則曰獄周曰國土殷曰姜里夏曰均臺案周以圓土爲繫治罷民之獄據此書則殷時已有圓土之名不自周始矣衣褐帶索庸築於傳嚴之城武丁得而舉之立爲三公使之接天下之政而治天下之民是故昔者堯之舉舜也湯之舉伊尹也武丁之舉傅說也豈以爲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哉惟治要惟法其言作唯用其謀行其道上可而利天下而猶以也能中可而利鬼下可而利人是故推而上之古者聖王既審尚賢欲以爲政故書之竹帛琢之槃孟爾雅非能云離謂之琢韓非子大體篇云至安傳以遺後世子孫於先王之書呂刑之書然王曰於畢云孔書作呼之世不著名於國書不銘功於盤孟傳以遺後世子孫於先王之書呂刑之書然王曰於融本作于云于於也來有國有土孔傳云有國土諸侯畢云孔書國告女訟刑段玉裁云訟刑公通用畢云孔書女作爾訟作詳王鳴盛云墨子作訟從詳而傳寫誤案王說是也今書又改作詳孔傳云告汝以善用刑之在道周禮大宰大司寇鄭注引並作詳後漢書劉愷傳李注引鄭書注云詳審察之也此訟疑即善字今而安百姓畢云孔書女何擇言人畢云孔書無女相相似絲書否字或作吾言字或爲音亦相似故否敬不刑何度不及孔傳云在今爾安百姓兆民之道當何所擇非惟吉人乎當何所敬非惟五刑乎當何及爲不及爲舜禹湯文武之道猶言何虛其能擇人而敬爲刑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可及也是何也則以不能逮也與孔說異畢云孔書兩不字作非

尚賢及之於先王之書暨年之言然曰

畢云暨距字假音

晞夫聖武知人

畢云晞疑當从目蘇云晞當從口作晞大嘆詞猶嗚呼也案畢說是也說文

目部云晞望也聖武謂聖人也知與智通遂周書皇門篇云乃方求論擇元勳武夫蓋于王所

以屏輔而身此言先王之治天下也必選擇賢者以

爲其羣屬輔佐曰今也天下之士君子皆欲富貴而惡貧賤

之舊本謂言王云言當爲之今天下之士君子皆欲富貴而惡貧賤又見下文若書言與

之相似故之謂爲言曰然女何爲而得富貴而辟貧賤

畢云辟同避

莫若爲賢爲賢之道將奈何曰有力者疾

以助人有財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勸以教人若此則飢者得食寒者得衣亂者得治若飢則得食寒則得

衣亂則得治此安生生

王引之云安猶乃也言如此乃得生生也

今王公大人其所富其所貴皆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

貴面目美好者也今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焉故必知哉

論語子路皇侃義疏云焉論語子路皇侃義疏云焉論語子路皇侃義疏云焉

惡貧賤然女何爲而得富貴而辟貧賤哉曰莫若爲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

王據上下文補今從之

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此非可學能者也

王校能上增而字使不知辯

說文止部云辯人不能行

也呂氏春秋盡數篇高注云暨不能行也暨即暨之或體暨皆發疾不宜與暴並舉且荀子非相篇稱桀紂長巨姦美則必無此諸疾疑暨下稅一字下暴爲桀紂自爲句爲又如之誤二字仲書相近暨又案暨下或稅暨字耕柱篇亦云暨暨是故以賞不當賢罰不當暴其所賞者已無故矣

王云故乃攻政即功字也無功與無罪對文其所罰者亦無罪是以便百姓皆攸心解體攸與悠通言悠忽也淮南

子脩務訓高注云。沮以爲善，垂其股肱之力。垂義不可通，字當作舍，神書二字形近而誤。尙同中篇云：至
悠忽游蕩，輕物也。分與此篇意正同。節葬下篇亦云：無敢舍餘力，平舍餘力，不以相勞。隱匿良道，不以相教。處仍餘財，不以相
而爲親爲意之者矣。此以下六句，即舍力遠利，隱謀遺利，而不相勞來也。爾雅釋詁云：勞，來動也。孟子滕
紀云：武王曰：日夜勞來定我西土，說腐臭餘財，與書交而不相分資也。戰國策齊策高誘注云：資，與也。莊
文力部云：勑，勞勑也。勞來，即勞勑。腐臭餘財，與書交而不相分資也。子大宗師篇：篇郭象注云：資者，給濟
之，隱隱良道。尙同上中，並作隱。隱良道，畢云：隱，即匿字，異文。而不相教誨也。若此，則飢者不得食，寒者不
得衣，亂者不得治。據上，文補此十二字。王推而上之以，王云：此五字與上下文義不相是。故昔者堯有舜，舜
有禹，禹有皋陶，湯有小臣。此即上文所謂伊尹爲有莘氏女師僕也。楚辭天問云：或湯東巡，有莘爰極。何
高注云：小武王有閔天，泰顛南宮括散宜生。閔天，泰顛南宮括散宜生，並見書君奭篇。散宜生，亦見孟子
臣謂伊尹，武王有閔天，泰顛南宮括散宜生。閔天，泰顛南宮括散宜生，並見書君奭篇。散宜生，亦見孟子
爲相，大戴禮記帝繫篇云：堯娶於散宜氏之女，散宜氏，蓋以國爲氏也。畢云：紂拘文王於羑里，於是散宜生
乃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得竊虞雞斯之乘，玄玉百工，大貝百朋，玄豹黃鼯，青紆白虎，文皮千金，以獻于
紂，以冀仲而通紂，見而悅之，乃免其身。紂殺牛而賜之，見淮南子道應訓。而天下和，庶民阜，是以近者安之，遠者歸之。日月之所照，舟車之所
及，雨露之所漸。廣雅釋詁云：粒，食之所養。王云：自而天下和至此，凡三十七字，舊本誤入下文。國家百姓之
爾雅廣物云：穀謂之粒。舊蓋覆云：燕民乃粒，僞孔傳云：米食曰粒。天志上篇云：五海之內，粒食之民，主制云：兩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得此莫不勸
譽。且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實將欲爲仁義，求爲上士，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
王云：自得此莫不勸譽至此，凡四十五字，舊本誤入上文。而天下和之上，今移置於此，得此
莫不勸譽，舊本脫其字，今補求爲上士，舊本脫上字，今據各篇補。案王校是也，今依乙補。故尙賢之爲
說而不可不察此者也。治要作是故尙賢之尙賢者，天鬼百姓之利，而政事之本也。